

恐怖故事 KONG BU

2004年2月下半月

★ 鬼城·惊悚时分



- 回家路上..... (2)
世纪超级拖肠子..... (3)
北京城的鬼故事..... (5)
还我钱来..... (6)

★ 幽灵·夜半敲门

- 是故我知..... 耿昌宇 (8)
篮球小子..... (9)
矿坑灾变..... (10)
回魂..... (13)

★ 鬼网·色连线

- 中横夫妻树..... (15)
不可思议的照片..... (18)
跳动的人头..... (20)

RAL 12/0904

★ 历险·生死边缘

冤魂索命…………… (22)



★ 灵异·惊魂一刻

迷离夜…………… (27)
无声之网…………… (33)
四平镇…………… (35)

★ 鬼话·恐怖故事

谈鬼…………… (38)
九指故事…………… (40)
惊恐校园鬼故事…………… (42)

★ 鬼话·恐怖故事

神秘的旅店…………… (44)
校园惊魂…………… (49)

★ 鬼话·恐怖故事

第三具尸体…………… (78)
月夜鬼敲门…………… (85)



回家路上

话说，在某大学中曾经有这样
一个故事：

有一个上海的女学生，一次在
学校有事，周末回家晚了。由于她
家住在郊区，故回家时要坐中巴。
故事就发生在她所乘坐的中巴上。

郊县的交通本来就比市区的要
方便，加上当时已是晚上10点多
了，因此在该女生所坐的中巴上只
有零星的几个人。由于在累了一
天，她在车上闭目养神，四周很静，
只有他们车子发动机是声音……

车到中途靠站，又上来了三个
人，两男一女，这时车上加上司机
和售票员一共为八个人。她也没留
意，继续坐在车上休息。

突然，她身边的一个老头儿站
了起来，指着她就大声道：“你为
什么要偷我的钱包？”

她对这莫名其妙的质问感到十
分惊讶，问道：“老人家，我自己在
打瞌睡，碍着你什么了，我根本就
没偷你的钱包。”

“就是你，我身边就没别人，钱
包怎么会不见的，年纪轻轻就学人

偷钱包。唉！”

她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惊呆
了，想今天怎么这么倒霉，碰上这
种事，委屈得快要哭了。这时老头
说：“你还别说什么，有本事就和我
一起下车给我检查。”她当时也没
说什么，只是一肚子火，于是一赌
气就和这老头下车了。

下车之后，她脑子一转，觉得
不对，莫非是老色狼？觉得有点害
怕。

这时，老头对她说：“你知不知
道，我刚才救了你一命。”

“什么？你这个老头子，神经
病！”

“你看到么？刚才上来的两男
一女，不是人，是鬼。”

“什么？不可能，是鬼？你不
是疯了？神经病！”

“刚才那三个人，上车的时候，
不是走上来的，而是飘上来的。”

女孩还是不相信，老头说：“你
不信也就算了，我先走了。”说完，
老头就走了。

女孩想今天算是倒霉了，碰上
这样一件怪事。也就自己叫了辆车
回家了。

第二天早新闻报道，有一辆某
郊县中巴发生了交通事故，车上无
一人生还，死难者共3人。女孩听了
之后，想来想去，觉得车上少了三
人，难道真是鬼？



世纪超级拖肠子

这是从书上看来的，觉得还不错，和大家分享一吓！故事是在日本发生的！阿霞是位大三的女生，他家的成员非常简单，只有三位：爸爸，妈妈和阿霞。阿霞是住在传统式的日本房子，全都是木造的，上玄关后要脱鞋那种的。这一天爸爸在吃晚饭时告诉阿霞说：“阿霞，爸爸妈妈过几天要出远门，大概要花三天的时间，你一个女孩子在家我怕会发生危险，到时候找一些朋友来陪你一块住”“好啊！”阿霞非常高兴，到时她一定要找一票好友一起来玩，她心想。这一天到了，阿霞下课时找了四位同学来她家，阿霞的爸爸看到四位同学都是阿霞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交代了一些琐碎的事情也就放心出门了。阿霞的家并不大，只有两楼，一楼是爸妈的房间，厨房客厅和厕所，而二楼只有阿霞的房间。晚上时一夥人随便煮了些东西吃，就在客厅聊天看电视。到了晚上十一点多时，大家都有些倦意，就上二楼准备要睡觉了。还好二楼只有阿霞一间房间，塞下五个人还有些宽阔，一大夥人躺著聊啊聊，觉得就

这样睡觉实在太不值得就爬起来继续聊天顺便打牌 一群人打到两点多时，阿霞突然想上厕所，就叫她朋友等她一下，她马上回来。这是阿霞家，她当然不会怕，虽然楼下的灯都已经关掉了，阿霞赶紧从楼上跑到楼下的厕所，由於是凌晨，非常安静，阿霞家又是传统日本木造老房子，所以走路时木制地板发出的声音听起来特别明显，有一点年久失修的感觉。阿霞上完厕所要走到楼上时她并没有开灯，阿霞走到一半时发现後面走廊上似乎有声音跟在她後面，因为在她身後的地板发出声音，好像在跟著她，而且还有很轻微的“啪！啪！”声，只要阿霞停住，那声音就没了，阿霞停了三遍，发现那声音也停三遍，阿霞鼓起勇气回头看，阿霞没有看到东西，阿霞心中很害怕，这时阿霞看到远处的地板上好像有红色的痕迹，在只有稍微的月光照射下不是很清楚，但似乎是一直延伸到阿霞面前，阿霞也就低头一看，阿霞这一看她吓死了，阿霞看到一个瘦骨如材非常乾瘪的一个老人趴在地板上，仰著头，极力睁大眼睛从地板



往上看著阿霞，而重点是那一个老人只有一半的身体，自截断的身躯处拖著他的肠子，在那老人身後就划过一段很长的血迹，阿霞不自禁退後了几步，那老人就伸出他如材般的枯手手往前爬，发出“啪！啪！”的声音，阿霞回头就一直往楼上跑，而那半身老人只是用他依旧缓慢的速度，慢慢爬，一直发出“啪！啪！”的声音……阿霞跑到楼上时赶紧伸手开门，这时阿霞心中紧张死了，因为阿霞听到那“啪！啪！”已经在爬楼梯了，只要阿霞和朋友们在一起她就不怕了！但是，门锁住了，阿霞想说可能是她朋友锁的，在著紧要关头阿霞就放生大叫，但是房门根本没有打开，连房间内也没有声音，阿霞这时真是害怕到极点，手一直不离把手用力得转，希望门会开，而头赶紧转过去看楼梯……就这样，阿霞看著那半身的老人拖著肠子，一路血迹地慢慢的爬上楼梯，一点一点地爬近阿霞，阿霞头也僵硬了，只能眼睁睁地看著这恐怖的半身老人接近她，而她却无计可施……那老人一爬一爬的爬到阿霞脚边，伸出他像是只有一层薄皮般的枯手要抓阿霞的脚，阿霞再也没有力气挣扎……“阿霞！阿霞！你怎么了？阿霞！”“阿霞！你赶快醒醒吧！”“阿霞！”阿霞在她朋友的呼叫声中醒来，她看到她朋友马

上哭出来“你们在做什么呀？我叫那么大声你们都不开门！呜……”阿霞放声大哭“有吗？”朋友们面面相觑“我们是等你等很久才出来找你，谁知你已昏倒在门口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啊？”阿霞就告诉她们，大家都很害怕，做什么事都结伴同行……几天後，阿霞的爸妈回来，阿霞赶紧告诉爸妈这件事，经过阿霞形容那老人的长相後阿霞父母先是一阵诧异，然後随即恢复平静，阿霞的爸爸随即进入房间拿出一张照片“是这个人吗？”“啊！对！就是这个人，爸！你怎会有这个人的照片？”阿霞心中充满疑问“他是你未曾见过面的爷爷，他在你还没出生时就过世了，而且死的很惨”阿霞的爸爸不禁落泪……也许是爷爷太思念自己未曾蒙面的孙女，也许是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形象，否则他怎忍心吓坏自己的孙女呢？亲情是永远无法割断的关系，一直在你我之间不断得缠绕。





北京城的鬼故事

这个故事我一直想不起题目……约莫是曾祖父时代，地点大概在北京城吧！

话说有位裁缝师父老李在城西街开了家店面，平常人来人往挺热闹的……但隔壁却有个棺材铺子，老李见了它总觉得晦气。好在裁缝店生意不错，也就没想搬走。

那一天下了整日雨，客人不多，老李提早拉下门，便独个儿坐在台阶上发呆！正想着心事时，不远处街角传来阵阵吆喝声，瞧！衙门三两个差役正押着囚犯往这走来。老李见那犯人颓丧着脸，只瞄了瞄他店的招牌，没魂似的，又继续被差役催赶着……直往城门走去。

夜，雨仍未停……只听得隔壁棺材铺子吱嘎吱嘎响，扰得人睡不安稳，躺在床上，老李想，若非几年来自己积善修福，准给这怪声吓死！正蒙胧着，店门忽然给拉上了……隐约间缓缓走进个人来……该死！遭小偷……想喊！却忽然觉得喉咙一紧……吭不出半点声音。同时浑身上下也不听使唤，活像三包大米压着……霉运当头，中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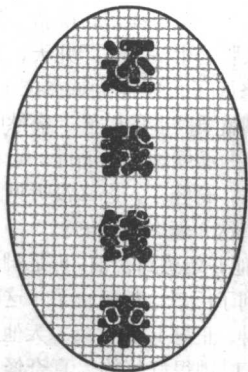
老李睁大眼，见那人双手到处乱摸，钱柜子给翻倒地上却不拿，把他生财工具提上手，摇摇摆摆晃出门去……挣扎着，老李终于爬下床……不得穿鞋，慌慌张张到了门外，但见街上空荡荡只闻雨声！

第二天大早，隔壁店家围了一堆人，议论纷纷……老板沮丧着脸，惊魂未定，嘟哝着：“衙门什么都不管……这麻烦事……折寿哪！”见他双手乱摇，紧紧地锁上门，头也不回，只说往对街找道士去……

几个年轻小伙子，攀上门槛，偷偷爬进门缝……有口棺材似没盖上……可怜的老李昨晚吓得一夜没睡，好不容易捱到五更才顿上一会，这下又给吵醒，气呼呼地起身便往门外瞧瞧究竟怎么回事……

“你看，棺材，八成闹鬼啦！黄袍道士都给请了来……”可不是吗，远处棺材店老板带着道士向人群走来，进了店内，半晌没动静，忽然间，里头传来喊叫声……

“老李！出了怪事，麻烦您进来看看哪！”外头老李听得满脸惶恐，硬着头皮探了进去，那知迎面便看



从前，有一个人。一次帮助别人搬家，偶然在阁楼里面发现一幅画。画的是后花园的风景，年代很久了。现在这个宅子也不再是一家人住，但风景还是差不多。他注意到画上面那棵老枫树，画得很奇怪。所有的叶子都朝着地上的一个地方。这个人就留了心，把画藏了起来。他猜想是不是这里面埋了什么东西。

一天晚上，他找个机会溜进来，悄悄地挖。果然挖到了一个坛

子，坛子沉甸甸的，非常重。他赶快拿回家，打开坛子一看，如他想象的那样，里面是大块大块的金子。拿出金子，又是珠宝玉器。他高兴极了，把东西全拿出来。这时看到了坛子底部，上面写着鲜红的字：“还我钱来！”；笔画十分的狰狞。

这个人吓了一跳，但是想想，肯定是主人怕人偷，才故意事先写下的。为了保险起见，他远远地离开这个地方，来到上海。在嘉

见道士手上拿着他的针线盒子……

“这是我昨天晚上遭小偷拿走的家伙，怎会在您手上…?”

道士指指棺材，“小心点，别吓着了！”

棺材里有具尸体，脖子上清清楚楚一道线缝的接痕……

——这人昨天下午在城外被处决。

——身首异处送了进来……

——我还来不及请人……

——却变成这个样子！

老李没说话……额头上都是冷汗……豆大的……!!



定郊区买了一幢小洋房，准备开始过舒舒服服的生活。过了几天，房子也装修好了。他晚上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就要睡着的时候，突然听见脚步声，缓缓地由远而近，正在走上楼来。奇怪了，怎么没听见游人敲门？这人怎么进来的？

他开始感到害怕，可是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就静止了。这时候看看钟，正好12点。第二天他看了看大门，锁得好好的。真奇怪！是幻觉？可是一回头，地上赫然有一行漆黑的脚印！！

一直到二楼。于是他加强了防范措施，装了很大的铁门。可晚上开始睡不着，太紧张了的关系吧。眼睁睁地看着钟，又到了11:59时，脚步声再次响起，由远而近，一步步走上楼来。到了12点，一切又恢复安静了。这个人受不了了，他开始后悔不该买这么大一幢房子，空荡荡的就他一个人。

于是他就在外面帖广告，以便宜得近乎白送的价格，出租。想找个人和他同住。果然就来了一个很结实的年轻人，朝气蓬勃，使他很放心。

说来奇怪，有人住进来以后，脚步声也没有了。这天晚上吃过晚饭，两人在房间里面看女足，到了12点，房客说困了，要睡觉。这个人说你不洗澡吗？他好像很

疲倦地说：“不洗了。”就冷冷地躺到床上去了。这个人想，年轻人就是不爱干净。于是他就去洗澡，刚刚刷了牙，就感觉到地上进水了。低头看看，是血——满地鲜血，从浴池那边流过来的。他拉开帘子一看，那个房客就躺在浴缸里面，脑袋歪在一边，已经死了。

怎么回事？房客死在这里，那睡房里面那个是……？？？他不敢想了，偏偏这个时候，久违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从睡房那个方向缓缓地走过来，透过毛玻璃，他仿佛看到是房客的身影，两手像断了一样垂在胸前摆来摆去。他吓得不行了，把能拿到得东西全部拿出来，放在门口，死死地堵住浴室的门。心里还在狂跳。

这时候又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他仿佛感到后面有人站起来了。他不敢往后看，可是他看到了镜子。镜子里面那个应该死去的房客现在已经站了起来，头依然耷拉在胸前晃来晃去，两手伸出来。他想跑，可是门已经被他堵死了。小小的浴室里面只有他和另外一个人。

第二天，人们发现房子的主人死在浴室里面，镜子上用鲜红的血写成四个大字：“还我钱来！”

(完)



是故我知

耿昌宇

我的头被压得紧贴在砧板上，刽子手肩头的鬼头大刀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太阳正一点点地移向天中，台下乌压压地一片，鸦雀无声，而我却没有一点人之将死的恐惧……

我知道这是在梦中，最近的一段时间，几乎每天的这个时候，我都会做这样的梦。

当午时三刻监斩官不无夸张得意地宣布“时辰到，开斩”时，随着一声撕云裂帛的“刀下留人”，一骑黄膘马绝尘而来，身着黄马褂的太监宣读完圣旨将我“官复原职”，我总是平静、安然地醒来，带着台下的百姓的欢呼给我带来的喜悦，满怀信心和激情地投入到一天的工作、生活中去。

台下似乎有点躁动，远方隐隐约约传来“得、得”的马蹄声，我也不由自主地抬眼望去。

监斩官宣布“时辰到，开斩”，刽子手肩头的大刀已经举起，台下复又寂静无声，我仿佛看到一身皂黄的太监正夹马凝气，预备给我和

天下的黎民以巨大的惊喜……鬼头大刀正挟着风声向我飞来，我不由地紧张起来，求助地看着前方渐近黄色旋风……

我脖子上感到一丝丝的凉意，随着一阵痛快淋漓的快感，我失去了知觉。

尸体被发现在一间简易的职工宿舍里的床上，死者身上无任何致命伤痕，两眼圆睁，显得极为恐怖；在其枕边有一只疑为野猫碰落的衣架，床头柜上有小说数本：《龙公图案》、《寇青天》等。

这里地处城乡结合部，环境幽静，每天早晨第一缕金色的阳光射到床头时，卖菜牛车的“得、得”声和乡农间近乎京剧对白的招呼是这里的噪音唯一来源。

然而法医的解剖结果表明，死者死于巨大的惊吓。

种种迹象表明，死者在临死前一定看到或听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知道这一切，因为我曾经坐在巨大无影灯上，看着年轻的法医解剖我的尸体，痛哭失声，却没有泪水。





矿坑灾变

笔者小时候住在基隆山里，相信常去北台湾旅游的读者应该有听过暖冬峡谷吧。

我就是在暖暖长大的，顾名思义那里的天气较一般北台湾的各地来的温暖，正如同台湾冬天特有的灰暗天气，给人的感觉是又冷又湿。基隆盛产煤矿，虽然现在大部分的矿坑都已经封闭，但在小时候开采煤矿的确是支撑暖暖小镇发展的唯一产业，正如同九份以矿业起家一样。...外公是一名矿工，小时候每天见他白白净净的下坑，等到出坑时已经像个黑人牙膏上的黑人，露出他白冽的牙齿，虽然薪水不错但是个中甘苦非外人所能体会的，暖暖的矿坑规模并不大，且其煤炭的品质带点油性，开凿时难免满身炭粉跟黑油，出了坑都不一定洗的掉，外公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进出矿坑，直到有一年.....

"阿贵啊..出坑啦!今天做的也差不多啦，也该回家了，快过年了" ..庆仔说。

"嗯..今天就这样啦，出去领钱吧，希望今年领到多一点，过个好年" ..阿贵答道。

呼...今年的冬天特别的湿冷，打从几个星期前就没过好..看来今年不好过啊..

一年到头的做，也总是希望家里好啊，都快50了..家里的八个孩子还要养，阿贵心理想起来便觉的肩头沉重.这时远远的传来庆仔的叫声：

"卡紧啦，阿贵啊..今天除夕为..快去吃团圆饭啦!" ..庆仔叫道。

庆仔总是那麽的有活力，想想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麽样的，唉!年轻真好。

我跟庆仔匆匆忙忙的上了小车，(这种小车是专门来运送矿坑里挖出来的煤炭，矿工们也利用这小车上下坑道，所以一到傍晚就可以看见矿工们满满的一车出来!)沿路上，庆仔不停的说笑，大家在欢笑跟过年的气氛下，一个个兴高采烈的话家常。大家忙了一整年不就图个过个好年麽？



对了!庆仔,你也该取老婆啦..我回头一看,原来说话的是阿男.他跟庆仔是坑里最年轻的小伙子,跟庆仔老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常常触犯一些坑里的禁忌,不过前年取了老婆也就比较成熟了些了.

"娶喔!怎麽不娶,哪有人要嫁我们这种穷矿工啦"..庆仔说.

"是啊!娶某要钱的ㄉㄟ!去哪里生钱啦!去茶室坐一坐还比较省钱"..旁边的富雄接腔。

说著说著,小车已经出了坑,大家蹒跚的下车准备到办公室去领钱,一些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著,等著邱仔舍来发钱,虽然无聊可是想到待会可以过个好年,大家都满脸

兴奋..等了许久,大家开始有些不耐烦了,尤其是庆仔,大声嚷嚷著,突然,阿男叫了声"哎呀!害仔啦!工具放在坑里,忘记拿啦"

阿庆:你怎麽这麽健忘,又不是菜鸟了忘东忘西的,你看这下好了,天要黑了,你喔会衰一年喔你"

"那我下坑去拿好了,不然衰一年可划不来啊"

的确的,大过年的这样总是会触霉头,谁也想有个好年过.人之常情,我依然在屋檐下抽著我的纸烟,看著屋檐下的雨滴..唉..天公不作美啊..

"阿贵!烟借一只来抽抽"耳边突然传来阿男的声音..

喂,他不是下去拿工具麽!哎

呀..糟糕,不能一个人下坑的,会发生事情....阿男..

喔..好险!阿男在身边,没事就好..阿男看了我慌忙的眼色,连忙问个究竟,我才缓缓的告诉他千万不能一个人下坑,即便是两个人也好,就是不可以一个人下坑.这个不成文的规定,是矿工间所流传的.虽说会发生事情,可是没人知道会有什麽事发生.就像不能把工具那样的吃饭家伙留在坑里,会倒楣的一样,但是大家都很遵守这些"迷信",我入坑这麽多年也只见过一次,不过那一次的经验让我不由的打起寒颤..

我:喂!阿男,怎麽不抽啊!

阿男:害仔啦!那庆仔说要帮我下坑去拿,那不就..

我一听连忙起身,纠集了一些等待发钱的夥伴准备下坑去找庆仔..大家慌慌张张到了坑口,大声的呼喊庆仔,希望能听到他的回答..许久不见回音.正准备下坑时,大家听到了发动机的转动声,也听到了庆仔的回答:找到了!阿男!你不会衰一年了..

就在庆仔语音刚歇,却听到了坑里土石崩落的声音,接著一声惨叫,一声凄厉的惨叫....

医护室里,庆仔阵阵咳嗽,我们一群人围著他,庆仔的伤势颇重,得送医院才行,不然失血过多会死的,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庆仔抬上担架,



由几个年轻力壮的送往镇上的医院,由於我是工头,所以除了交代富雄跟我家说我去医院不用等我吃饭之外,还得叫人通知庆仔家里..唉.快要过年了,又出这种事.就好像当年.....

阿贵啊..死人啦..紧来啦!富雄在门外传来惊恐的呼喊..

还记得那年发生的灾变,是这个坑有史以来最大的矿坑崩落,也是过年前几天,大家正为著要过个好年而努力下坑挖,由於快要天黑,邱仔舍叫人通知我出坑去安排公司的事情.没想到才刚出来没多久,坑道崩落了.那真是人间惨剧,至今回想仍心有余悸.

邱仔舍:阿贵,你是工头,你在现场处理,我到镇上去通知公司发生事变请人支援.

我应诺了一声,便招集了没下坑的人准备援救在坑里被埋的工人,那年死了不少人公司也赔了不少钱,整个工地愁云惨雾,好久才恢复元气,一些尸体挖了出来血肉模糊,看的我胸闷欲作呕,我一连赶了整晚到处通知其家人来领尸,天啊!大过年的,我要怎麼跟他们的父母妻儿说,他们的儿子.丈夫.父亲现在正冰冷的躺著等他们来认领呢?

我忙了整夜清晨回到家里,一个人独坐,不敢吵醒妻儿,我独自流

泪...天啊...我颤抖著我对今天所发生的惨剧,深深的恐惧,我害怕,我再也不要下坑了....不要下坑了....

阿贵..阿贵..紧来啦!庆仔不行啦!

手术室外,阿男慌张的叫著.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那个痛苦的回忆....我俩直奔手术台,看著只剩一口气的庆仔,微弱的呼吸..他嘴巴微张,似乎有些话要说,我们拿开了他氧气面罩,只见他吃力的说: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阿男,要...送..我.....回家...

阿男无奈的点了点头,接著庆仔不断的自口中涌出鲜血,全身痛苦的抽蓄,没多久就断气了.泪水不停的自阿男的眼眶流出,口中喃喃的念著要送庆仔回家.

不行,别说要验尸了,就算不用,大过年的没有工人愿意.

(完)





回 魂

当我手持香柱祭拜天地之时，眼前所出现的事实顿时让我无法接受，即使紧阖眼睛脑海依旧拭不去如此惊吓的景象。我再一次的揉洗双眼，慢慢微张眼睛，使其画面清晰。

这次我敢肯定眼前所出现的确是刚过世不久的林伯伯。

记得孩提最喜欢听林伯伯讲故事，而他为人是乡里所肯定，视助人为平常，总是无怨无悔不遗余力。出殡当天，几乎出动全部乡民为他举行哀悼仪式。只是当时辰已到封棺之时，棺木前林伯伯的长子连求九杯问候可否封棺，竟全然哭杯，只好叫林伯伯最心疼的长孙前来数次求杯，但亦难掷笑杯。最后家人纷纷前来轮流求杯，一刻一刻过了，里长及其好友也前来说些让林伯伯安息的语词，油然无法得到一次笑杯，尴尬场面夹带家人哀声声嘶力竭泪声下，时辰将过，封棺之时破在眉，有人提议不管是否，笑杯一定得赶快封棺才是。此时长子却无意间出“爸是不是今天

你不想出殡”怪的是果然出现了“笑杯”，全场忽然鸦雀无声，仅

听到几个女人家的叹气声息，大夥目光都停留在笑杯，连长子也难做出决定。经过一番踌躇与请来道士协调，后确定延期四天，因为四天后的天时的确比今天要好。

三天后的早上，也是我手持香柱祭拜天地之时竟发现，林伯伯一如往常在街头扫地，当时整个人愣住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心里只觉得我见鬼了，数秒后又传来一声尖叫才把我震醒，却不知手中香柱早已落地了。当林伯伯抬起头来看到我时，竟向我点点头直让我快二次惊吓晕倒。当我完全清醒时，才听到原来林伯伯复活了。此事过后，我就去找林伯伯问他经过的始终，只是这一次所说的不是别人的故事而是林伯伯本人的现身说法。

就在出事的前七天，林伯伯曾探望一位多年未逢致友，但因前往朋友住宅途中必经一座墓地。

当时日正当中，林伯伯却看到路旁有一座极为奇特的坟墓，此坟墓四周摆设八种物品且陈列均匀，远远望去恰似九宫格，物品上各标明不同的数字，从一到九，但却不见五，坟墓正上方插有一支三角黄旗，旗上写有“一兮坎来二兮坤，三震四巽数中分，五寄中宫六乾是，七兑八艮九离门。”墓碑上有贴相片，大约一支年的岁数，林伯伯不襟的叹息说，“年级轻轻就这样走了，实在可惜”，言至此，忽然间三



角黄旗，竟倒下去，害林伯伯拔腿就跑，口中直念“阿弥陀佛”。

回家後立刻重病，病情与日剧增每况越下，如此经过四日，原本肥胖的身体以成瘦弱的身躯，四肢动弹不得，一切琐事均需求助他人，隔日却有人见他在街头打扫，似乎病情完全好转，但事实上却是“回光返照”。

的确三天後林伯伯就去世了。

当林伯伯魂魄出窍那一刹那，林伯伯本人并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人事间了，只是在那瞬间仿佛有一股力量牵引著他，让他看尽了人世间想看的事，完成了一生中未完成的梦，无论眼睛所看耳朵所听，皆是活大半辈子从未有过的经验。

很快的已过了三天，林伯伯才渐渐感到饥渴，在挨饥受冻中却到处找不到粮食可以充饥，只见前方有一桶清水，林伯伯立刻以双手合拢，水，当双手捧着水之时，手指渐变焦黑延续至整个手掌，此时林伯伯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过世了，顿时无法接受如此的事实，伤心过度喝也喝不下（据说喝下那口水就永远不得回魂）。林伯伯在原地静置了漫长的时刻整个脑海里试图去寻找此一理由来反对，老天爷对他的不公平，但是终究还是得接受如此的事实。当林伯伯想到回家的时後已经第六天了，冲冲忙忙赶回家时，却被门神挡在门外因为门神已

经不认识林伯伯了。当隔日的卯时正好过世第七天，门神才答应林伯伯入门内，刚入门时只发现门口附近有一些白米饭及一颗白蛋，林伯伯实在太饥渴了，当场把这些东西吃光光，又见到了儿孙哭哭啼啼，便向前问後安慰一番，可惜怎麽诉说家人也都听不到。

如此场面使的林伯伯一刻也待不得，当他走出门，之後，突然一道光芒迎面而来，彷彿在招唤著，林伯伯不由自主的步步向前走去，每走一步前方的光线就越明亮，但视野却越模糊，相对的内心就越好奇，在加紧脚步想探其究竟，却听到有人在後面呼唤他的名子，但回转头怎麽瞧也没看到。声音越来越清析，仔细分析才发现是上个月才往生的好友陈伯伯，陈伯伯即时出现带他离开了光线的路径，转往另一方向，沿途告诉他很多阴间的事情，就在这时候林伯伯冥冥中又听到很多人在叫他安惜，可是内心中依旧不甘心，怎也不想死。陈伯伯见他如此伤心，带他去找一位阴差，才知原来被冤魂所缠，至双方谈好条件後，阴差便偷带林伯伯到回生崖，叫林伯伯往下一跳，不知不觉就复活了。

此後林伯伯就案照约定，且与道士一并到奇特坟前诚心道歉，但是到底与阴差谈了什麼条件或阴差住那，他却支字不提。



中横夫妻树

夫妻树，据说是一对爱侣，因为双方家长的反对而不能相守，二人相约在此殉情。以后便长出了二棵相偎相依的桧树。后人为纪念他二坚贞的爱情成全二人的心愿，就地让二人拜堂完婚，谓之夫妻树。

但山人却不是这种说法，对这二棵树可就没有动人的凄美传说。甚至原住民们相传着这二棵树是二个坏巫师的化身。因作恶被正义的巫师们禁锢。在这二棵树身中，而这二棵树在原住民们的口中也不叫夫妻树，却是带有一丝邪恶、恐怖称谓的恶魔树。

当然凄美的爱情故事总较讨人玩味，谁会去在意什么恶魔树的说法。当下就给比了下去，大家想看的当然是这爱的死去活来的爱情故事所留下来的见证，管它什么鬼、魔的扫兴之说。於是一车一车的游览人潮就不断拥入，然而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却发生了，不是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出来跟你打哈哈，倒是恶魔们出来要人性命。

民国七十九年，一部游览车来到了夫妻树，目的当然是好奇的游

客要来看看这夫妻树倒底长得什么样子。司机先生把游览车开到夫妻树旁的空地停好，习惯性地拉好手煞车。旅游小姐对着旅客解释着夫妻树的源由：说也奇怪，右边这二棵连专家也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二棵巨大的树会单独的长在悬崖边？原因很简单，这二棵树是一对情侣变的，他们坚定的爱情，使得树身在此屹立不摇。就在解说到一半，有人突然举手：运将，冷气怎么开的那麽冷？连导游小姐也觉得是开得太强了。但是司机先生说早就把冷气关了，那有在高山还开冷气！

运将先生早就快被禁烟的车箱给毙死，赶紧下了车点根烟抽了起来，车上的旅客也陆继下车，一部份人则待在车上聊天、休息。就在此时，游览车却缓缓地往后退，在一旁抽着烟的运将见状，赶忙自地上捡了一块大石子冲到车后轮胎放下，准备以石头止住下滑。不料巨大的游览车根本不把一粒小石头放在眼，迳自压过依然往下走。

运将一看情形不太妙，跳上了车，只见驾驶座上一团白雾状的人



影，正对着他傻笑，运将一惊，又跳下了车，可是游览整个入百公尺深的山下。这突如其来巨变，吓得其他的游客张大了口，而目睹车子崖的旅客，不禁悲从中来，失声大哭。这桩意外夺走了十数条人命。崖上的旅客在意外发生时，似听到身旁的夫妻树发出了几声咻咻的呼啸声，崖上的旅客没有人会否认这二棵树就是恶魔的化身。然而，意外并未因此画下了句点。这十几条人命，只是灵异事件的开端。另一件怪事发生在民国八十年春节间，住在台北市的许金德一家五口，突发其想的来到中横度年假。但，老天好像不太眷顾他们一家人，每家饭店和旅馆早在一个月前就给订了，那有房子可以住。天将黑，一家人还是没地方栖身，终于来到了夫妻树旁。许金德突然想到后车厢还有上次露营的用具，当下就决定在树旁露起营。

打点一切，许金德双手抱胸：“奇怪？好冷，好像零度以下吧！”

“废话！冬天的高山上不冷才怪？”银美说着，从后座行李箱拿出二床羽毛被。看得许金德直摇头，就算是旅馆也不见得这么齐备。“小鬼头们都睡了吧？”许金德问。“那有可能？还在玩大富翁呢！”“银美！你看！那边也有人在露营，好像还升火烤肉哦！”许金德忽然有种“德不孤，心有邻”

的感觉。“好啦！这个时候就算有人在夫妻树上搭树屋，都不会有人觉得奇怪啦！”银美自顾自钻进帐篷中。许金德自言自语，“说的也是！”凌晨三点半，银美和许金德突被吵杂的这语声吵醒，似说话的声音就是从帐篷上方传来的。银美推推许金德说：“阿德，你出去瞧瞧。”推开帐篷一看，果然有七、八个人在帐篷外席地而坐，悠闲地聊着天，一看到许金德，纷纷出言招呼。“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找不到旅馆住？每到假日，这附近旅馆全都客满，真不方便！”。

“一起来吃点烤肉吧！”

面对热情的邀约，许金德正感到有些却之不恭，帐篷内却传来银美的声音，“阿德！你在干嘛？”

“对不起！我家黄脸婆在叫人了，你们慢用吧！”许金德正想钻入帐篷内，鼻中却闻到一阵好似腐肉般的腥臭味，不及多想，一骨碌的走进帐篷，拉好棉被便呼呼的睡去。“阿德！起来啦！儿子们怎麽全部不见了？快起来啦！”

睡梦中被挖起来的小德，往旁边一瞧，果然，三个儿子全不见了，正打算起身瞧瞧，帐内传来小儿子的嬉笑声。“大哥赖皮，经过我的信义路，二棟房子要付三千二的过路费才对！”“哇！小智，你是吸血鬼？过路而已，要付三千二？”“不管！所有权状上写的！”小智正据理力